蜀鑑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蜀鑑

(二)

郭允蹈撰

蜀鑑卷七

唐明皇幸蜀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帝出奔蜀

安祿山反哥舒翰敗績賊遂入關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裹足信既夕命陳立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帝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馬嵬驛在興平二十二里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錦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非人卿等從朕倉卒不得別父母妻子遠涉至此勞苦甚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宮前行入蜀亦自足達衆皆哭曰臣等以死從陛下不敢有二扶風改爲鳳翔郡

帝至散關。

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穎王璬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攷證原本脫將字。據資治通鑑補。）

帝至河池郡。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士豐稔。

帝至普安。房琯謁見。以琯同平章事。

普安今隆慶府。

太子卽位於靈武。上皇至成都。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至德二載。上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冬十月。上皇發蜀郡。

上皇至鳳翔。

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

論曰。蜀蕞爾一隅耳。漢高帝以布衣特起。項羽王之漢中。焚絕棧道。示無還意矣。徘徊南鄭。鬱鬱不欲久居。明皇以英武之姿。迺沈溺宴安。召禍致寇。不復堅守京師。狼狽奔蜀。使非李郭諸人。輔肅宗以歸

闕中。唐之宗社。亦岌岌矣哉。厥後德宗至興元而遽反。中和之駕留蜀者三年。朱溫遂以篡唐。唐人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豈知河北之失。又基於明皇之棄京師而走蜀歟。

高崇文討劉闢

順宗永正元年。劍南西川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

節度使韋皐薨。闢久佐皐幕。自爲留後。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滋吉州刺史。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憲宗以初嗣位。未能討也。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措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劉闢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憲宗元和元年。以神策軍使高崇文。將前軍兵馬李元奕。將次軍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討闢。高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將軍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迺命高崇文將五千。李元奕將二千。與嚴礪同討闢。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折人筯者。崇文斬之以徇。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闢據劍閣以抗王師。

高崇文入屯梓州。斬李康。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嚴礪奏克梓州。制削奪闢官爵。韋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劉闢城鹿頭關。高崇文擊敗之。又破闢於漢州。嚴礪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石碑谷。

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將高霞寓攻奪之。崇文又破闢於德陽。又破之於漢州。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萬勝堆未詳。

高崇文破劉闢衆萬人於玄武。

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玄武今潼川府中江縣。

高崇文又敗劉闢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

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士卒降者萬計。

高崇文克成都。擒闢檻送京師伏誅。

崇文直指成都克之。劉闢西奔叶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盧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檻送京師斬之。

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嚴礪爲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合事宜。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論曰。河北連衡。旅拒朝命。地險勢強。誠未易支也。區區之蜀。豈得與之爲比。唐都關中。蜀近在戶限之外。徒以正元姑息。叶蕃陸梁。韋皐得以久任者二十餘年。劉闢一狂生。遽欲踵皐之轍。自爲留後。此而不討。何以爲國。憲宗任杜黃裳爲相。天誅一加而威行兩河。偉哉。

唐僖宗幸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黃巢趣長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救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上至壻水。詔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預爲備擬。

帝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中和元年春正月。發興元至成都。

陳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鄭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車馬至成都。館於府舍。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

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黃頭軍使郭琪帥所部作亂。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陵。

殺左拾遺孟昭圖

田令孜用事。昭圖上言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入沈於墓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墓頤津。在眉州眉山縣。

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押牙高仁厚討平之。

陳敬瑄鎮西川。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而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殺之以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官軍與戰不利。恣獲罪多。執村民爲俘。日

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蔴。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蜀人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皆聚衆以應之。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伐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温言問之。皆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聞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使尚書求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等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柴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將斬之。監軍力救僅免。命悉平柴柵。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不欲即遣汝歸。爲前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曰。羅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也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川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寃日久。無所控訴。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

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悉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擊勾胡僧而吊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非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故。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陷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昭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禔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無自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涪州刺史韓秀昇反。高仁厚討平之。

涪州刺史韓秀昇等聚衆寇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之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平之。雲安今隸夔州。清井今長寧軍。

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詔以高仁厚爲留後。將兵討平之。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舉兵反。詔仁厚討之。仁厚屯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

城北園頭使楊茂言不能禦師衆走諸寨聞之皆走茂言走至張杷追及之詰旦仁厚斬以徇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數日鄭君雄斬師立出降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張杷在潼川府

光啓元年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

光啓二年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

敬瑄疑仁厚欲去之會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陷城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　司馬公考異云張彭耆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極忠孝使在王司徒不過泮潼司徒謂王建也

論曰僖宗之幸蜀歷三年之久而叛者亦三年非一高仁厚爲之掃平則雖區區之蜀不容以一朝居也愚觀仁厚忠誠智勇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嗚呼世運雖衰而天之生才也未嘗乏當僖宗之時有鄭畋以爲相有仁厚以爲將使二子得伸其志而敬瑄令孜不遂其姦則唐室未至於不可支也觀仁厚之平阡能等吐露心腹於蚩蚩之氓而至於不戮一人亦可謂忠厚之至矣議者謂蜀民喜亂不爲過乎彼唐溪邛州一孔目官耳其明智與廉爲後世君子之所樂道而高仁厚之忠厚卓卓如此宋景文公乃略其事謂其不可與事天子惜矣

王建據蜀

唐僖宗光啓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

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闢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兵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保漢州。

西川陳敬瑄懼王建與東川顧彥明合謀圖己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勾維立於蠶此又拔德陽顧彥明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　學射山在成都蠶此屬新繁縣。

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山陳敬瑄救之而去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憤潛鎮跋扈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以韋昭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楊安仁費師勳等擁兵自保皆附於建。

以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治邛州。

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使削奪陳敬瑄官爵。

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

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

大順二年。詔顧彥朗王建罷兵。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從之。擐其親吏。昭度大懼。以邛節授建。卽日東還。建送之出劍門。卽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一百五十里。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田令孜以邛節詣建。陳敬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徙敬瑄居新津。以縣租賦給之。

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

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圍彭州踰年。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王崇傶最賢。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民更思楊氏矣。宗傶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向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此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俟淘虜者移遠。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於救。能無敗乎。宗傶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例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招安寨

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衞。四乞招安之事願付帖崇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便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士宜麻民未入山多溫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茂先走卒也。王建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宜所就之狹劣也。

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敍華陽國志也。其言曰。先自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數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游塵野馬同沒於邱原者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先成彭州一軍士。而致堂胡氏拳拳予而進之也。如此。蜀之才遺逸之久。如汲公之言。眞可惜也。

鳳翔節度使李茂眞取興元。楊守亮奔閬州。

宦者楊復恭奔興元。與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命。茂眞討之。遂取興元。守亮等奔閬州。茂眞表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地。

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

二年。○案二年上原衍大順二字今刪。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請於朝不許遂殺之。

乾寧元年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建克彭州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晟今有廟在彭州後圃。

乾寧三年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更名宗播。

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存泝江略地以存爲萬州刺史存遂降於建。

乾寧四年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攻瀘州取之。

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宗厚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通。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

顧彥暉代其兄彥朗爲節度使楊守亮嘗攻之求救於王建建嘗遣華洪救彥暉因而執之彥暉覺其謀至是彭州既平建乃謀東川。玄武今中江縣。

鳳翔將李繼昭救東川留偏將守劍門王宗播擊擒之王建自將攻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

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朝廷遣使和解兩川遇建於張杷寨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

不可奪也。建與彥暉五十餘戰。遂圍梓州。用蜀州刺史周德權策。遣使諭以外無救援。彥暉勢益孤。知遂州侯紹知合州王仁威。鳳翔將李繼溥。皆以援兵降於王建。建攻益急。彥暉自殺。城兵尚七萬人。命王宗綰分兵狥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彥暉兄弟有廟在潼川府子城。

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資。乘陳敬瑄田令孜斗筲竊柄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楊晟顧彥暉獨攖其鋒。以死拒之。然晟蓋敬瑄之黨。而彥暉亦不欲爲建者。非果忠於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蹀血。數年乃定。其禍也慘矣。二州之人。尸而祝之。不亦異乎。

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

西川兵至利州。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王宗偉守之。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戍三泉以拒之。王宗播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西寨。王宗綰破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遂殺之。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三泉今大安軍。金牛、黑水、西縣、褒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

王建取洋州興州。

李思敬以洋州降於建。建攻拔興州。以王宗浩爲興州刺史。

天復三年王建出攻秦隴判官韋莊入貢。

建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蜀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

進王建爵蜀王。

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屯軍夔州。

王宗本兵至夔州。刺史侯矩以城降。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建復以矩爲夔州刺史。更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乃棄歸峽屯軍夔州。

王建自光啓三年丁未據閬州反。至天復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有蜀地。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

朱全忠劫上幸洛陽。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建始自用墨制除官。

五月趙康凝攻夔州不克。

康凝鎮荊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王建與鳳翔李茂貞連和。合兵討朱全忠。

馮涓言於建曰。梁唐宿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得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修好。

天祐二年王建取金州。馮行襲復取之。

行襲奏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後數年。桑弘志又克之。

天祐四年王建稱帝。

岐蜀交爭

蜀永平元年岐攻興元。唐道襲擊禦之。

梁以僭號。唐已亡矣。今係以蜀。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王宗侃等與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王宗浩奔興州。道襲奔興元。

先是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卒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縣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讓二水名。南齊梁州記。范柏年因出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曰。卿州復有此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間。明珠曲未詳。鳧口。鳧谷水口

也。在今興元府廉水縣。

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

蜀主入利州。命彭君集破岐二寨。王宗侃在安遠。遣人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王宗弼救安遠。宗弼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蜀主自利州如興元。安遠軍望其旗。于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岐兵解圍遁去。金牛屬大安軍。黃牛川在南鄭縣黃牛山下。中巴在今巴州。泥溪在利州西南。今米倉山間道也。

蜀永平二年。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

永平四年。蜀攻岐階州。破長城關。

永平五年。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

蜀遣王宗播攻秦州。王宗瑤攻鳳州。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乘勝趣秦川。王宗鐸克階州。王宗綰克成州。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奉牌印迎降。王宗紹自河池兩當會王宗瑤攻鳳州。克之。泥陽水北出泥谷。上染坊屬天水。入　郊堡南。

通正元年。蜀攻岐。圍鳳翔。

王宗綰舉軍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李繼岌棄隴州。奔於蜀軍。蜀軍進攻隴州。會大雪。蜀主召軍還。故關在隴州隴安縣。

先天元年。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高季昌攻蜀

蜀王建永平四年。荊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絚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

後唐取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克之。郭崇韜入散關。紹琛攻蜀威武城。指揮使唐彥思等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乃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

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以承捷攝武興節度使。

蜀主王衍東遊至利州。遣王宗勳等將兵逆戰。李紹琛等戰於三泉。大破之。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等爲招討將兵三萬人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

蜀主王衍西走。斷桔柏津。命王宗弼守利州。

李紹琛趨利州。魏王繼岌至興州。宋光葆及諸城鎮皆降。

蜀武德留後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城降。其餘城鎮皆望風款附。

安重霸以秦隴降。王承休自文扶歸成都。

王承休與安重霸在秦隴。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閣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西南還蜀。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寰宇記。扶州。在文州曲水縣。今爲鎮。文州西至扶州鎮蕃界一百三十五里。舊屬隴西道。松州都督。松州北至扶州三百里。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南至茂州三百里。

高季興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尋遁去。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繼岌降。

唐之伐蜀也。亦命高季興充招討使。季興常欲取三峽。畏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鏁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砍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鎖。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

同光三年李紹琛入利州。修桔柏津梁。

魏王繼岌至劍州。

蜀武信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

李紹琛至綿州。浮馬渡江。入鹿頭關。進至漢州。

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拒關。折吾兵勢。倘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六千餘人。遂入鹿頭關。進據漢州。

王宗弼差使勞軍。且輸降款。

魏王繼岌、郭崇韜、李紹琛、李嚴等。至成都。蜀主王衍出降。

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王宗弼王承休伏誅。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

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家。王建自光啓三年丁未入閬州。至唐同光三年乙酉蜀滅。凡三十九年。

蜀鑑卷八

孟知祥董璋連兵拒命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郭崇韜之伐蜀也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州帥崇韜素與董璋善蜀平崇韜薦爲東川節度使詔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平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平蜀之役紹琛功爲多董璋位居下帥東川紹琛不能平會郭崇韜誅紹琛謂董璋曰欲復咕嗢誰門耶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遇敕使諭以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驚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詔以任圜討之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礪請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壍樹木爲柵圜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天成四年遣李仁矩如兩川

詔令西川獻一百萬緡東川五十五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

以李仁矩爲保寧節度使。夏魯奇爲武信節度使。

詔割果閬二州以仁矩爲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又紹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益兵戍之。董璋孟知祥大懼。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結爲婚姻。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

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爲患。知祥與璋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進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詔書慰諭之。璋表武虔裕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又閱集民兵。皆翦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擊閬州。知祥遣李仁罕等攻遂州。侯弘寶會璋攻閬州。知祥謀於趙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遂使約董璋同舉兵。

董璋陷閬州。殺李仁矩。

詔削董璋官爵。遣石敬瑭討之。

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瑭爲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孟知祥遣李仁罕圍遂州。

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

戰。文通以其衆降於仁罕。

董璋攻利州不克。

知祥聞之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還棄劍閣。非計也。漫天山名。在利州。

孟知祥遣張武將水軍趣潼州。

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朱偓分兵趣黔涪。

削孟知祥官爵幷討之。

石敬瑭襲劍門克之。王弘贊等破劍州。退保劍門。

石敬瑭入大散關。王弘贊等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贊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人頭山。在利州昭化西。

孟知祥遣李肇據劍州。趙廷隱自遂州將兵會屯劍州。李筠向龍州。董璋將兵屯木馬寨。

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矣。遣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

曰。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贊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　木馬寨距劍州十里。來蘇近劍門小路也。劍門南青疆店。與大路合。

王弘贊等遣兵分道向文州。

官軍將襲龍州。爲西川潘福超等所敗。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石敬瑭進屯劍州。不利。退屯劍門。

敬瑭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兵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強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

詔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累表論奏。以爲蜀可伐。明宗頗善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死之。

魯奇有廟在遂寧府。

召安重誨還。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石敬瑭以遂聞。既降。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縣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李彥琦棄城走。兩川兵入利州。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安重誨以讒誅。遣西川進奏官蘇願。果州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璋已族滅。尚何謝爲。由是復爲怨敵。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劍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孟知祥圖蜀

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又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爲西川都監。

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爲三川都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

天成二年。孟知祥殺李嚴。

高季興襲取夔州。

季興請夔忠萬州爲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以劉訓爲南面招討使。東川節度使董璋將蜀兵下峽。會湖南兵三面進攻。以趙季良爲西川副使。

從孟知祥之請也。

唐蜀兵敗荊南軍。取夔忠萬州。

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天成三年。孟知祥罷三場於漢州榷鹽。

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

萬緒。商旅不復之東川。

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請免之。

毛重威將三千人往。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長興元年。孟知祥割雲安鹽監隸西川。

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許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知祥以李仁罕爲峽路招討使。將水軍東略地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自均房逃歸。

孟知祥擊東川。全有蜀地。

長興三年。董璋襲西川。克漢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遣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諷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

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知祥出與璋戰。璋遁走。

廷隱將三萬人拒之。知祥留趙季良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遲明。廷

隱陳於鷄蹤橋。璋望西川兵衆。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塚督戰。毛重威李敬瑭守鷄蹤橋。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其親兵八千餘人。璋拊膺曰。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武侯津。趙廷隱追至赤水。赤水在漢州東。彌牟鎮有武侯八陣圖。鷄蹤橋在彌牟鎮。武侯津在彌濛水。李膺益州記云。昔有人姓侯。兄弟五人。住此水側。皆武勇殷富。俗人呼爲五侯水。

董璋歸東川。王暉殺董璋降於知祥。

知祥入梓州。遂定東川。

長興四年。以孟知祥爲東川節度使。蜀王。

閔帝應順元年。孟知祥稱帝。

唐山南節度使張虔釗。武定節度使孫漢韶。以兩鎮降。

遂有山南洋州之地。乃命李肇將五千人還利州。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孟昶得階成秦鳳四州

昶明德十年。漢秦州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案通鑑。事在孟昶廣政十年。五代史在廣政十二年。明德乃孟知祥年號。止於四年。此云昶明德十年。誤。又通鑑云。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五代史惟無重字。餘俱同。與此互異。

據五代史蜀檮杌亦云。
階州刺史王君懷以州降。
據通鑑。
昶遣孫漢韶攻鳳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
攻鳳州。據五代史云。克成州。據蜀檮杌。於是盡有王衍故地。蜀檮杌云。遣李廷珪。非孫漢韶也。今從之。
又通鑑書此殊略。
周世宗伐蜀取四州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王景拔黃牛寨。蜀將趙季札遁歸。蜀主昶斬之。
世宗常憤中國日蹙。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隴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請自行。世宗遣王景伐蜀。自散關趣秦州。王景拔黃牛寨。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單騎馳還成都。蜀主怒。斬之。黃牛寨在鳳州東。州去興趙原四十里。原去寨十五里。
王景敗蜀師於黃花谷。蜀師皆潰。取秦階成州。
宰相以周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我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帝從之。蜀李

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景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染院使王樞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樞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馬嶺寨在鳳州之西。去州三十五里。白澗鎮在鳳州。唐倉鎮及黃花谷在北川水上。水經注。北川水出北洛榆山。南流逕唐倉城下。黃花谷水亦出此山。寰宇記云。唐倉鎮入蜀要路。魏將唐倉於此柵而立倉廩。故謂之唐倉柵。廢黃花縣在今鳳州梁泉縣。

王景克鳳州取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固鎮屬鳳州。

論曰。王建孟知祥乘世之亂。盜有土宇。塵淤華岷。論蜀者羞稱焉。然建之入蜀也。十有七年。始僞定蜀地。知祥之據蜀也。奕世而后能有階成秦鳳四州。襲而取之。可謂難矣。及其末也。兵不戰而自潰。褒斜劍閣。如涉無人之境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設險者。以人爲險也。故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蓋士之賢於長城也久矣。區區之蜀。何足道哉。

本朝王全斌下蜀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以王全斌爲鳳州路都部署劉光義爲歸州路副都部署分道伐蜀蜀知樞密院王昭遠說蜀主遣使幷門發兵南下而蜀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受敵以窺關右之地蜀主遣趙彥韜等齎蠟彈帛書遣北漢主劉鈞約兵濟河同舉入寇彥韜至都下取其書以獻上笑曰吾西討有名矣翰林豎官穆昭嗣初事高季興逮上問以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卽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笑於是命全斌等分道進討上出畫圖謂全斌等曰西川可取否裨將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卽平矣蜀主聞有北帥以王昭遠等帥兵拒戰

十二月王全斌取興州

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圌魚關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

蜀山南節度使韓保正棄城走史延德入興元追獲之蜀軍退保葭萌

保正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千餘萬斛裨將崔彥進與康延澤等逐北過二泉遂至嘉州殺虜甚衆蜀軍燒絕棧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入夔州。蜀守將高彥儔死之。

光義等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生擒戰棹使袁德宏。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鎮江爲浮梁。上設敵柵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曰。泝流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埃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也。光義等未至鎮江三十里許。捨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曰。帝廟西守將高彥儔謂其副趙崇濟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遂領千人以出。光義遣張延翰等引兵前與守謙戰於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勢登其城。彥儔整衆出鬬。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勸彥儔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解符印授濟。反拒其戶。整衣冠再拜。登樓縱火自焚。

王全斌入利州。

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隘難並進。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彥進遣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王昭遠

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地。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

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等入劍州。

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募兵守劍門。命太子玄喆爲元帥。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君宜求進取之策。軍頭向韜曰。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峽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江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青疆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疆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命而走。延德遂至青疆。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奪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陳策馬先登。昭遠據繩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劍州。昭遠爲追騎所獲。太子玄喆等皆嬉遊不郵軍政。至綿州。聞劍門已破。棄軍西還。

王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以表請降。全斌等入成都。

蜀老將石奉稹請聚兵堅守。蜀主嘆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李昊勸昶降。迺遣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

劉光義曹彬自夔門會王全斌等於成都。

光義等將夔門萬旅開忠等刺史皆迎降。至遂州知州陳愈亦降。諸將所過咸用屠戮以逞。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至成都王全斌等縱部下掠奪子女。曹彬屢請旋師不聽。其後事具國史。茲不著

論曰。唐末五代宇縣分裂。歷七姓十三君。垂五十年。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割而爲四僭竊蜂起。豈獨建與知祥而已哉。我宋龍興削平僭僞。昶不率先諸侯以朝京師。而天討所加方且尤其豐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師既定蜀。檻下江南俘李煜而車書混一。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年安枕矣。

蜀鑑卷九

西南夷本末上

西南夷在蜀徼外。非細故也。漢武帝始置郡縣。叛服不常。屢見於史。今從通鑑繫年書之。武都氐羌至楊氏而始大。其後遂爲階成興鳳等州。爲蜀之藩籬。已別見不著于此。

漢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爲中郎將。使通南夷。始置犍爲郡。

初。建元六年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蒟醬。多竊持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入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以爲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爲犍爲郡。　華陽國志曰。昔楚威王遣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通。遂留王滇池。因名且蘭爲牂牁國。注。牂牁繫船杙也。後漢注。牂牁江中名山也。筰關在沉黎郡。又云。犍爲郡治鐆。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注云。鐆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史注。鐆水

通牂柯郡。出沉江。水經注云。東逕沅水出苴蘭。東逕辰陽南。又逕沅陵縣西。寰宇記云。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卽秦夜郎苴蘭縣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牂柯郡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鑿水出符縣。今瀘州合江縣卽符縣。南廣。今敍州南溪縣亦其地。鑿與南廣。皆在都江之南也。

司馬相如爲中郎將通西夷。置都尉。

唐蒙發卒治道。數萬人自僰道詣牂柯江。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法誅之。巴蜀民大驚。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笮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易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爲內臣。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餘十縣屬漢。天子大悅。靈關道。漢地理志。屬越巂郡。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蘆山縣北二十里。峯嶺嵯峨。靈關鎮。在蘆山縣北八十二里。四面險峻。控帶藩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蜀都賦云。廓靈關而爲門。邛徠山。本名邛笮。卽邛人笮人之交。邛徠關。在雅州榮經縣。孫水。本名長河水。又曰沙水。出越巂州臺登縣。繩水出徼外。若水南至大筰入繩。（案自司馬相如爲中郎將至此。原本誤連上條之末。不復分段。今詳文義分之。）

元朔三年。罷西夷。

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注自保守。且修其城郭。（案今漢書西南夷傳注。作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蜀宜徑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徠南方閉巂昆明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滇池寰宇記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華陽國志云滇池縣治滇國有澤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漢爲益州郡治晉寧郡唐爲昆州滇池在晉寧縣隸戎州都督北接巂州戎州今敍州也

元鼎六年苴蘭君反平之以爲牂柯郡夜郎侯入朝以爲夜郎王以邛都爲越巂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武帝又誅邛君并殺笮侯冉駹之戎等皆震讋乃置四郡　苴蘭、夜郎、牂柯、已見上寰宇記云郡有越水巂水皆出生羌界言越巂者以彰威德也越巂郡在黎州徼外唐置昆明縣以南接昆明夷越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笮都最大爲沈黎郡今黎州之境是也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置汶

山郡。今茂州諸羌是也。在蜀之西。自驃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置武都郡。今階成興鳳文州等境是也。今茂州有路可通文州。元封三年。武都氐反。分徙酒泉。今附見此。

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元封二年。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帝乃遣郭昌黎巴蜀人擊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漢史夜郎之西有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北接巂州。名爲巂昆明在敍州徼外。已詳見上注。益州治昆明也。

孝昭帝始元元年。益州祋牁夷反。募吏民發奔命擊破之。

益州廉頭姑繒氏反。殺長吏。祋牁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奔命萬餘人擊祋牁。大破之。廉頭、姑繒、未詳。談指、同並、皆漢祋牁郡屬縣。並音伴。

始元四年。姑繒葉榆復反。遣呂辟胡將兵擊之。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辟胡戰士溺死者千餘人。漢書北至葉榆。注澤名。因以立號。後爲縣。屬益州郡。

始元五年。大鴻臚田廣明等擊益州夷。大破之。以鉤町侯亡波爲鉤町王。

捕虜二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

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鉤町。益州郡縣。後爲寧川。晉屬興古郡。興古。在唐爲盤州。近朱提徼外。

宣帝地節元年。武都白馬氐反。使駱武平定之。廢汶山郡。置都尉。

駱武平白馬羌。因慰勞汶山吏及百姓詣武自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郡建以來四十五年矣。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按華陽國志。汶山郡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卽今茂州汶山縣是也。在漢有綿虒縣。

成帝河平二年。西南夷相攻。以陳立爲牂牁太守討平之。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夫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奧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衆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奔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興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其頭。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

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與妻父翁指收餘兵。迫脅二十二邑復反。立討之。威震南裔。鉤町、漏臥、漢屬牂牁郡。後屬興古郡。近朱提。在敍州徼外。今敍州有陳立祠。

王莽始建國四年。西南夷殺牂牁大尹。

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

莽天鳳元年。大發兵擊夜郎蠻不克。越嶲蠻亦殺其太守。

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復大賦斂。而粵嶲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

光武建武元年。公孫述稱帝。粵嶲任貴殺大尹。以城降于述。益州太守文齊牂牁功曹謝暹入貢。

齊。廣漢人。爲益州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降集蠻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成都。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卽位。乃間道遣使自聞。三蜀大姓龍傳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牂牁郡。聞光武在河北。乃遣使自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爲義郎。蜀平。徵文齊爲鎭遠將軍。封成義侯。帝以齊有義。特褒之。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建武十四年。以邛穀王任貴爲越嶲太守。

建武十九年。西南夷棟蠶反。詔劉尙討之。尙誅任貴與棟蠶等。連戰破之。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樸榆、弄棟、連然、滇池、建憐、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遣劉尙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尙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破之。追至不韋。斬棟蠶首。邛穀王任貴恐尙定南方。已不得自縱。因欲襲擊尙。尙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尙虜獲生口馬牛羊甚衆。姑復、樸榆、弄棟、屬雲南郡。連然、滇池、建憐、昆明、屬建寧郡。朱提郡。在廢曲州。今敍州宜賓縣接境。建寧郡治味。有鄧鄢縣。屬敍州宜化縣接境。餘見下注。華陽國志云。不韋。求昌郡治。哀牢國。建寧之極西南也。

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酋詣越巂太守鄭鴻降。封賢栗等爲君長。

牟山夷散在溪谷絕域。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筰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茸。鹿茸王與戰。殺其兄弟六人。共埋之。夜爲虎食其尸。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恐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茸。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人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遂率種人戶詣越巂太守求朝貢。自是歲來朝貢。

明帝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傳首京師。

太守張翕。安漢人。政理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蘇祈叟二百人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蘇祈亦作蘇示。如字。屬越巂郡。安漢今果州。

永平十二年。哀牢內附。以其地置博南哀牢二縣。始置永昌郡。

哀牢王柳貌內附。戶五萬。西南去洛陽七千里。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以廣漢鄭純爲太守。獨尙淸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帝嘉之。古今注曰。益州西部都尉居嶲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嶲唐、北蘇、樓榆、邪龍、雲南也。華陽國志博南山高三十里。○案今華陽國志作四十里。度蘭倉水也。哀牢在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僚僄越躶濮身毒之民。治不韋縣。寧州治味。與朱提相接。在今敍州徼外。味音昧。

永平十七年。白狼夷稱臣奉貢。作詩歌誦漢德。益州刺史朱輔譯奏之。

輔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徠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臣輒譯其詞語。謹遣犍爲郡掾恭護送詣闕。幷上其樂詩。是時邊郡官吏。皆有雕飾。晝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白狼在邛徠之外。華陽國志曰。邛徠山本名邛筰。姑邛人筰人界也。巖阻峻回。攷證原本。襲譌若。據漢書改。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劇寒。零高坂即靈關道也。寰宇記並在雅州廬山縣。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夷殺守令。反攻博南。發永昌越嶲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等。擊破於博南斬之。

哀牢王類牢等殺守令。攻越嶲太守王尋奔棣榆。帝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

縣昆明夷酋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酋承帛萬疋封爲破虜傍邑侯　標榆後屬雲南郡博南永昌郡

元和五年以王阜爲益州太守始興學校於南中

阜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尹珍者遠從許叔重受五經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案王阜事見後漢西南夷傳但云元和中考元和止於三年無五年此誤

和帝永元六年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大象

漢史哀牢夷傳

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重譯入貢

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金印綬錢帛並附哀牢夷傳

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王唐縉等內附

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附筰都夷傳　旄牛今黎州通望縣地

安帝永初元年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內附

獻象牙水牛封牛

元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攻蠶陵城殺縣令

蠶陵冀州今茂州界

元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舉國內附。

令田與徼外三種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旄舉士內屬。安帝增令田爵爲奉通邑君。旄。結毛爲飾也。音餌。

元初三年。越巂徼外夷大羊舉種內附。

種人三萬一千戶內屬。○案種人。疑當作八種。原脫屬字。依後漢西南夷傳補。

元初四年。越巂反。殺遂久令。

漢史注云。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屬雲南郡。唐盤州。

元初五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應越巂夷。詔益州刺史張喬討平之。

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槃櫄擊之。先以詔書告示三郡。乃與封離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喬有遺愛。拜其子湍爲太守。竦。成都人也。

永寧元年。撣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撣國西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

作樂於庭封由調爲漢大都尉。

延光二年旄牛夷反攻零關張喬擊破之。

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旄牛屬今黎州。零關在今雅州。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秦時白虎爲患夷朐忍等射之號曰板楯蠻。

延熹二年蜀都三襄夷寇蠶陵。

蠶陵在唐冀州衡山冀水兩縣古松州悉州之間與茂接境近西羌。

延熹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執益州太守雍陟詔以李禺爲益州太守討平之。

諸夷反執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幷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以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弃之太尉椽巴郡李禺建策討伐乃拜禺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禺卒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米至數十云。

獻帝建安十九年昭烈定成都以鄧方爲庲降都督。

昭烈遣安遠將軍鄧方爲朱提太守庲降都督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以李恢爲庲降都督。

鄧方爲昭烈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遂用恢爲都督。治平夷縣。寰宇記云。平夷卽興古郡。華陽國志云。建寧郡治味。音味故庲降都督屯也。味在唐爲郎州。與朱提相接。今在敍州徼外。

後主建興元年。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益州郡耆帥雍闓聞昭烈崩隕。殺太守王昂。以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外雖澤而內實麤。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卦。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興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迹更步。古人不能追。鄙士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共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決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誼。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闓不聽。都護李嚴與闓書諭。闓荅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

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悖謾如此。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斬雍闓。遂平四郡。

亮率衆南征。叅軍馬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而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高定元自旄牛定莋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幷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燮等。孟獲代闓爲王。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使觀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秪如此。卽易勝耳。乃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以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能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拔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冬。亮自漢陽還。亮又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

神龍及牛馬羊。後晝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郵。又晝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亮又爲誓碑云。碑若仆蠻爲漢奴。蠻人至今以石搘之。李膺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東下三百里。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可行。故武侯以夏渡爲難。水經注曰。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爲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差無害。山海經云。黑水之間。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大度水出徼外。至犬奄與若水合。（○案水經注云。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巂大奄縣入繩。繩水出徼外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磨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奄。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據此。則生大奄合若水者乃繩水。非大度水也。疑蜀鑑有脫誤。）又有孫水。名白沙江。出臺登縣。經邛都縣入若水。繩水又逕越巂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若水、瀘水、繩水、孫水、大渡水、淹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正是異水沿江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樂史寰宇記云。巂州會川縣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峯。高三丈。四時多瘴氣。論曰。多語瀘而不同。何也。酈道元之說。在始昌不韋縣。樂史之說。在巂州會川縣。以史觀之。樂史之說是也。蓋孫水若水繩水。皆出於西北徼外而合于邛筰之間。其山即盧峯。故唐吐蕃嘗屯三瀘水。謂之三瀘。以是三水也。孔明之渡瀘。則由越巂入益州也。益州即滇池連然雲南等縣矣。不韋縣在永昌郡。文益州之極西南。三瀘自越巂入朱提。諸史所言皆然。經益州界。則有之。若謂之逕不韋縣。又謂盧峯在不韋。則誤矣。樂史又以堡峯爲盧。則擇焉不精矣。渡瀘細事爾。然非參稽舊史。則未易知也。

改益州郡爲建寧。卽分永昌置雲南郡。牂牁郡。與古郡。
以李恢爲建寧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丞相亮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以馬忠爲牂牁太守。建寧郡治味縣。郁鄧屬焉。今敍州宜賓界也。雲南卽古滇王國。唐爲姚州治。弄棟川卽漢弄棟蜻蛉縣地。漢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在此地也。與古郡卽唐盤州。漢平夷縣地。平夷北接味縣。同樂升麻等地。郎州又接曲樂州。卽朱提縣。朱提又接今敍州也。
建興十一年。以馬忠爲庲降都督。
庲降都督張冀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叅軍馬忠代翼。檄召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卽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延熙三年。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越巂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叛夷數反。殺太守。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嶷爲太守。以討降其君長。誅戮蘇祈定笮諸豪帥。繕治城郭。蠻夷致力。定笮臺登卑音班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置長吏焉。
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反。遣將軍姜維討平之。

寰宇記云。今維州城有姜維故壘。唐武德七年。白狗羌降附。於姜維故城置維州。

晉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

武帝以益州地太廣。分益州之建寧與古雲南之交州永昌。合四郡爲寧州。太康三年。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夷事。惠帝太安二年。復置寧州。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

光寧元年。寧州五苓夷攻圍州城。太守李毅卒。

寧州頻歲飢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矜鄙。乞降大使。及臣尙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屍爲戮。時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勞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

初。李毅死。其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之以主州事。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爲刺史。既至。表釗爲朱提太守。至南廣。時寧州內逼於李雄。外有夷寇。城邑邱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以五苓夷首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

莊王墓卽莊蹻墓也。楚威王遣莊蹻伐夜郎。遂王滇池。滇

王其後也。南漢朱提。漢屬犍爲郡。在今敍州徼外。

愍帝建興三年。夷王冲歸朱提雷炤。建寧爨量降于李雄。遣李驤破越巂。李雄伐寧州。遂破之。犍爲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牁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又建寧爨量與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幢保與古槃南以叛雄遣叔父驤破越巂攻臺登縣。遂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縣。違遥指授。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堂螂朱提屬邑。今敍州徼外有堂螂山。瀘水馬湖江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朱提太守楊術與李雄羅恒戰于臺登。兵敗。術死。臺登屬巂州。今黎州徼外。

咸和八年。李壽拔朱提。寧州刺史尹奉降于李雄。

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爲前鋒。拔之。又遣鎮南將軍任回出越巂。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惟牂牁謝恕不爲壽用。遂保郡屬。獨爲晉官。壽復擊取之。李雄以李壽領寧州。威鎮南中。

晉康帝建元元年。李壽縱獠於蜀。

事已見上。蜀土無獠。始從山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自此蜀之蒲雞蕩然。南夷之事不可推訪矣。惟蜀獠爲患。至唐末猶見之史。要不足採。今不復錄。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平越巂。置西寧州。

遣大將軍鄭恪將兵平越巂因置郡。李膺益州記云晉永嘉分崩李雄竊據蜀地蕪廢將二十紀夷人侵軼獠又間之公私路絕無可推訪後魏廢帝二年始更招攜民漸墾殖因僑立蒙山郡十道志云魏晉以還蠻獠恃險鈔竊乍叛乍服後周武帝征越巂又開其地因立嚴州取其嚴敬爲稱隋開皇四年改嚴州爲西寧州　蒙山郡今雅州。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

初王謙反于蜀梁睿討平之西南夷獠莫不歸附惟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爲南寧州漢世牂牁之地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爲湘東王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士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略定南寧帝未之許其後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史萬歲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州至于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紀功碑渡西瀘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明年翫復反上欲誅萬歲翫懼入朝文帝誅之　紀功碑在拓東城西瀘河在南詔所都城下卽葉榆河也渠濫川在神龍河之西卽滇池也。

以梁毗爲西寧州刺史。

毗爲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羣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

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

蜀鑑卷十

西南夷始末下

吐蕃南詔爲唐深患其憂不特以蜀也天寶初分天下爲十道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統六軍屯十二州之境關係亦重矣次第南夷之始末而以吐蕃之寇蜀者附之

唐武德元年以西爨蠻弘達爲昆州刺史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隋末爨翫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唐高祖即位以子弘達爲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曲州即漢朱提郡升麻在漢建寧郡唐爲郎州靖州在曲州之側

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

昆彌即漢之昆明也以西瀰河爲境即葉榆河也嶲州治中吉弘緯（案唐南蠻傳作吉偉）通南寧至其國說之來降自是歲與牂牁使偕來

武德七年以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瀰河周歷數千里蠻

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太宗貞觀三年。蠻酋謝元深來朝。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是歲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詔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羿恂。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羿恂爲羿州。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爲王會圖。詔可。

貞觀二十二年。西瀘河大首領楊同外等入朝。

松外蠻尚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鉅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雞蒜。以十二月爲歲首。雋州大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瀘河天竺道可通也。太宗以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西瀘河蠻亦曰河蠻。道繇朗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雋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建方振旅還。大首領楊同外、楊欽、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

貞觀二十三年。擊西爨。開蜻蛉弄棟爲縣。

爨蠻之西有徒莫祗蠻。儉望蠻。於是內屬。以其地爲傍望覽邱求五州。隸朗州都督。白水蠻地與蜻蛉

弄棟接。亦隸朗州。

高宗永徽元年。朗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

蠻酋禿磨蒲等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言。正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蜻蛉弄棟爲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常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瀰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川。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

永徽六年。嶲州道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東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

顯慶元年。西瀰蠻酋長陽棟附等率衆內附。

棟附與顯和蠻酋長王羅祁、郎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來歸。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

咸亨三年。以梁積壽爲姚州總管。將兵討叛蠻。昆明蠻內附。置殷、敦、總、三州。

永隆元年。築茂州安戎城。

吐蕃寇河原。黑齒常之擊却之。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瀰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盡得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接疘松茂等州。南接天竺。諸胡之盛。莫與爲比。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吐蕃陳子昂上書諫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日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潰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怯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既而役不果興

武后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內附

天授中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至是永昌蠻帥部落二千餘萬戶內附

聖歷元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乞罷戍姚州不納

蜀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爲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嶲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于瀘北置關百姓

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遣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九徵爲姚嶲道討擊使。虜以鐵絚（居登切）梁漾濞二水通西瀘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絚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睿宗景雲元年。姚嶲蠻反。攻御史李知古殺之。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嶲路絕。

玄宗開元三年。西南夷寇邊。遣將軍李立道討之。

發戎、瀘、蔜、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幷舊屯兵討之。

開元十七年。嶲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救安戎城。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爲高要尉而死。安戎城在今茂州。見上注。蒲婆領一名蓬婆嶺。

册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

南詔本哀牢夷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居姚州之西永昌之間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徐嗟切瀰嗟切）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困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爲邊患此城距龍尾城十里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之大和城也

開元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吐蕃入寇發關中兵救之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軍政悉委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兼瓊爲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安戎改爲平戎

天寶十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敗績

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怨發兵反陷雲南取夷州三十二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分二道出戎巂州至曲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至西瀘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欲戰尸築爲京觀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敍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不得已叛唐之故

天寶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歿。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天寶十四載。南詔陷越巂。會同軍。

安祿山反。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尋傳與驃皆蠻名。驃在南詔國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長安。上幸陝。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雲南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明年。節度使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又拔鹽川城。

大曆十二年。吐蕃寇黎雅。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又大破之於望漢城。

大曆十四年。吐蕃南詔入寇。道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追擊於大渡河。

南詔異牟尋新立。與吐蕃悉衆二十萬三道入寇。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徠關。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

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殞於崔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道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閣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相號清平官雲南有數十萬衆吐蕃每入寇常以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韋皐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令皐先作邊將書以喻之微觀其趣

貞元四年雲南遣使入見

異牟尋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王驃旁且等入見且獻黃金丹砂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韋皐令其屬崔佐時隨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亦在異牟尋夜迎之佐時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遂與佐時盟沈載書於西瀘水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

吐蕃寇西川韋皐遣人拒破之

吐蕃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盧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遣雲南王使東蠻轉攻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皐遣黎州刺史

韋皐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會川屬嶲州。卽盧鞏關。清溪關亦在嶲州。

貞元五年。韋皐將兵擊吐蕃於臺路。登谷。復嶲州。

嶲州邛部臺登之間。有勿鄧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蠻。皆謂之東蠻。勿鄧苴夢衝爲大鬼王。數爲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王苴那時乞兵于韋皐。以攻吐蕃。皐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爲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曬城三節度軍於北谷。斬首二千級。盡復嶲州之境。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皐以兵召至琵琶川斬之。

貞元八年。韋皐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

詔加韋皐押追界羌蠻。及西山入國使。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五千人。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遣使來獻捷。

遣使立異牟尋爲南詔王。

先是貞元初。李泌勸德宗和回紇。且請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曰。雲南自漢以來。臣事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煩役重。未嘗不一日思爲唐臣也。其後韋皐遣雲南王書。欲與

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人築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乎是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上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爲册使賜以銀窠金印（攷證原本脫金字據通鑑增）異牟尋北面跪受册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笛工歌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胡氏曰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爲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爲強於非我族類者晝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強然後不召患於藩籬之外矣

韋皐進南詔奉聖樂

驃國者在永昌南二千里西接東天竺亦與波斯婆羅門接拒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屬海北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韋皐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皐作南詔奉聖樂

貞元十一年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城近嶲州

貞元十三年吐蕃入寇嶲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貞元十五年吐蕃擊南詔及嶲州韋皐與異牟尋發兵禦之

貞元十七年韋皐大破吐蕃於雅州

吐蕃寇麟州。上勅韋皐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皐遣兵二萬。分出九道。攻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大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拔城弋。遂圍維州及昆明。吐蕃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城守以待之。虜衆大敗。擒其將論莽熱。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南詔大破吐蕃於瀘水。

韋皐屯重兵於嶲州。扼西瀘吐蕃路。吐蕃謀以兵襲南詔。以八萬人圍嶲州。皐命部將武免等屯嶲州。約南詔有急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一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嶲州。異牟尋先欲攻東蠻。皐報嶲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東蠻庸敢懷貳乎。免按兵嶲州。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間誘瀕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皐部將杜毗等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又破之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嶲州。患未艾也。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入成都。

異牟尋既死。子尋閣勸立。尋閣勸死。子勸龍晟立。元和十一年。爲弄棟王嵯顛所殺。嵯顛篡專國政。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酋相攻。戍卒反爲鄉導。襲嶲戎二州。又寇邛州。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又寇東川。節度使鄭叔矩兵弱不能戰。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劍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

而去。嵯顛自爲軍殿。及大渡水。謂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嵯顛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爲鄉導。以誅虐帥。卽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貶元穎循州司馬。

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表其狀。不受。

南詔入寇。蜀中殘弊。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是韋皐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循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會昌初。德裕爲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內蓄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鶻等城。既受困阨。自願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

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偸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魄。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衞將軍。其後大中初。杜悰復取維州。維州。今威州。

司馬公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約信可矣。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非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太和六年。李德裕築仗義鄉侮柔遠城。

德裕建籌邊樓。按南詔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料擇州兵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

人河中弩中浙西器械犀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徠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嶲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又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人口得數千人而還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時壯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以歸蜀人洶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鄙者蠻寇已迫元穎始捕市人爲兵約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約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渡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德裕又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

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化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使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皐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子酋龍立。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三年。南詔攻陷邕州。寇嶲州。

杜悰上言。南詔強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上從之。會南詔寇嶲州。遂不行。

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陷沒。

咸通七年。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咸通九年。建定邊軍於邛州。以李師望爲節度使。

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安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從之。以師望爲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幷統

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六百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遂入成都。

初南詔遣使來。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朝廷徵師望。以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已困矣。是月南詔酋龍傾國入寇。進入嶲州。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城。奄至沐源川。竇滂遣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蠻詐爲我敗卒。至江岸呼船以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凌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凌雲寺。與嘉州對岸。遂陷嘉州。酋龍詐遣人約和。語未畢。乘船筏爭渡。竇滂單騎宵遁。再榮等進兵乘夜攻之。蠻大驚引去。進陷黎雅邛州。軍資儲峙。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西川之民。爭走入成都。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盎以自芘。又乏水。取擊訶池泥汁。澄而飲之。節度使盧攜召彭州刺史吳行魯共修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至眉州。攜遣使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進軍新津。盧攜遣使告急于朝。以抒一朝之患。朝廷命支詵爲宣諭通和使。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遂謂君王爲驃信。）遂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攜遣王晝至漢州。詗援軍。時與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王晝以與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毗橋。與蠻戰不利。退保漢州。竇滂欲西川陷沒。以分其

責。每款留官軍。不使邊進。二月朔。蠻舍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鈎鎖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蠻歛兵約和。遣使迎支詳。時嚴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曩日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蠻復進攻城。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皐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慶復至新都。蠻分兵拒之。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步騎數萬復至。宋威以二千人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庇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詣支詳請和。亦依違答之。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進升仙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嚴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僖宗乾符二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徠關。節度使高駢追至大渡河。大破之。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走。而設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繼。遂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徠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爲守備。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駢先遣使走開成都門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汗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攻雅州。聞之引兵由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所發鄜坊等兵。並乞勅還。既至成都。

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徠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浴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又築成都羅城周二十五里凡九十六日而畢駢又遣僧景仙說南詔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先往驃信果迎拜信受其言　沐浴川嘉州接蠻境分兩路川在東南路清溪關在嶲州

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德立請和許之

酋龍嗣位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諡景莊皇帝子德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飢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十七朝廷既許南詔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督爽蠻官也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瀆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呫嚅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瀆等辨詔諭解之鄭畋盧攜共議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滑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遂皆罷之初南詔陷安南勅徐泗分兵八百人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都押牙尹戡等用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趙可立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官龐勛爲主朝廷討之數年乃定黃巢於是繼起而唐亡

范正獻公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民從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爲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論曰。漢武帝窮荒極遠。郡縣四夷。以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之多事。彼固不知三代聖王之盛德遠慮也。南夷在蜀徼外。叛服不常。而漢之威令。足以震讋之。漢之官吏。足以厭服之。至於武侯。而南征四郡。深入不毛。將以絕後顧之虞。非特籍其資以給軍用而已。王業偏安。不得已也。然天威所臨。至于今能使之褫魄喪膽。北面厥角。不幸而爲永嘉李氏竊據。縱獠於蜀。蜀人被南夷之禍者幾三百年。時無武侯。而武帝開邊之患於是乎慘矣。至唐而鮮于仲通辱國喪師。蠢爾小醜。遽有輕中國之心。三入蜀境。而亂華之患與西戎北狄等。惟我藝祖遠法三代。玉斧畫河。不貪其土。而蜀於是鮮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謹固封圻。壹是皆以砥礪廉隅爲安邊之本。孰謂其不行於蠻貊哉。雖百世而無南夷之憂可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易坎卦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邱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伊川易傳

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邱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尙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白雲郭氏易說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通鑑周紀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爲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爲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眞知言哉。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周官訓方形方等官之設。其意爲有在矣。余向帥江陵。郭湛溪仕蜀而出。遂爲江陵寓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洶。余自邇列出鎭長沙。名爲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是湛溪卽世亦幾十年矣。嗟乎。揚雄旣沒而法言乃行。今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爲經理恢拓者之助乎。淳祐五年八月某日古郢別口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蜀鑑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郭允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大

E五一五八上